

壮乡人在北京 22

广西民族报社 联合主办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

邀民间文学深海 溯不朽民族精神

——访民间文学“挖宝人”刘亚虎

□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丝涵 莫伊然

民间文艺歌海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刘亚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间文学研究,他在融合多民族民间文学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历史事实,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研究道路,成为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刘亚虎手持民族文学研究的接力棒,在研究路上继续前进。



▲2018年12月,刘亚虎(左)陪同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段宝林教授(中)在台湾调研少数民族文化时与东吴大学吴天泰院长(右)合影。

从广西戏曲的肥沃土壤汲取营养

出生于广西都庞岭西麓灌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刘亚虎从小就对流传在民间的桂剧、彩调、文场等十分着迷,他说:“尤其是流传在桂北地区的文场,曲调缠绵悱恻,宛转悠扬,是我听到的传统戏曲曲艺音乐里最引人魂牵梦绕的曲种。”作为县文艺队的创作员,1974年2月,他主创的文场剧《瑶山教师》在桂林地区文艺汇演大会上大获成功。大会还专门为该剧组织了唯一的一场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纪要以《瑶山红梅俏山花烂漫开——〈瑶山教师〉座谈会》为题发表在大会简报上,纪要写道:“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瑶山教师》是一出基础较好的戏,它像一首清新的教育革命抒情诗,在表演、音乐等方面都作了可喜的创新尝试,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正是因为大会对刘亚虎的创作给予了肯定,从此,“民间文艺形式”和“少数民族生活”两个关键词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带着这份自信,在大学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怀着浓厚的兴趣报考了民间文学专业。考试时的点滴刘亚虎都铭记于心,他自信满满地说:“记得有一道题是论述相声的‘包袱’,有了县文艺队的创作实践,答这样的题目就像玩似的,我以自己的相声作品为例大谈特谈了一番,自己感觉拿去做教科书都可以了。”家乡的文艺环境和扎实的创作功底为刘亚虎在民间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扬起风帆,助他更好地远航。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实现了“民间文艺形式”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完美拼接。

创新史诗研究思路:走向田野,系统研究

博览群书,广泛调查,研究分析,刘亚虎的工作看似享有研究自由却充满巨大挑战。把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梳理数遍,刘亚虎着迷于远古天人互空的想象力,更被独属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神奇魅力所吸引,尤其是各民族口口相传、代代传承的神话、史诗,在他眼中仿佛一座巨大的宝藏,神幻、浪漫、深沉且充满生命力,惊叹之余他清醒地认识到,挖掘和研究工作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刘亚虎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子课题《南方史诗研究》(主要是创世史诗)的工作,这是他承担的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课题。以此为起点,刘亚虎逐渐开启了与创世史诗密不可分的创世神话、具有独特分量的叙事诗以及民族文学关系史、民族文学史等的探讨。

后载歌载舞,夜半吃油炸的传说是“天神木依吉最早放出的昆虫”的蛹,他感受到了属于原始生命力的独特力量;躺在乌蒙山顶传说是彝族“安魂”的无垠的草地中,他感受到宇宙无垠的壮观……刘亚虎直言,调研过程虽“行路难”,却是永生难忘的记忆,同行师友的相助、各族好友的热情,令他不禁称道:“此中乐趣,几人能享!”

带着调研的收获回归文本,刘亚虎构想了自己的目标:突破以往只靠文本解读文学的传统方式,联系民族发展历史,考量地域与文化之间的影响深度,从整体把握史诗,进行系统性研究。于是《南方史诗论》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通史》南方民族板块成稿了,他曾自我评价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颠覆了当时大多数史诗研究以书面文本为对象的模式。”除此以外,刘亚虎在《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以中国文学的大视野回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将当今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与远古时期联系起来,深入开拓文学意象的内涵。在他看来,南方各民族文学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远古至今,这片传统文化的土壤萌生了丰富的神话、史诗、歌谣,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它们成为少数民族精神文明的载体,也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

刘亚虎认为,南方民族创世史诗具有史诗性和原始性,还是活形态流传,对它的研究应该不同于一般的作品,需另辟蹊径。为了挖掘南方少数民族在精神生活、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始文化遗留物,他突破常规,走上了一条充满田野气息的学术之路。他深入民族地区,亲身参与史诗演唱相关的各种仪式、环节和活动,零距离体验他们“活下去的实体”。

1986年,他开始了相关的田野调查。东起海峡两岸,西至高黎贡山,北始大凉山,南止阿佤山,刘亚虎从首都来到西南边疆,走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先后感受了贵州雷山苗族鼓藏节、广西金秀瑶族盘王节、田阳壮族祭祀布洛陀等祭祀仪式,观看了民族婚礼、葬礼以及其他活动,聆听史诗的吟唱。

他看到了多元的民俗风情,不同的传统反映的史诗活态形式的深层精神,品尝过酒香汤醇的滋味,深刻体验到史诗的境界,还有许多奇特的经历和感受:佤山酒

建议家乡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富矿”

经年累月与民间文学为伴,刘亚虎感到,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叙事诗等其实是自然和人文的缩影,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无论是敬畏自然、赞颂始祖的仪式,还是追求自由恋爱、向往美好生活的民俗文化,从这些丰富的文化留存中,刘亚虎看到了民间文学中所蕴藏的独特内涵,看到了民族神话、史诗、叙事诗等书写的民族历史,看到了它所讲述的民族斗争与民族气运。从理论到实践,从文献到田野,刘亚虎大量阅读中西方的民族神话和史诗作品,根据自己多年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观察和了解,形成一种文学理性与文化感性相互交织的独特思维方式。他明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情结,所以“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独特的美,是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心怀目标,踏实前行。刘亚虎意识到,想要延续这些美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种形态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他在《少数民族文化品牌的价值与开发》中提出,中国少

数民族音乐、舞蹈、信仰、历史等各种文化形态蕴藏丰富,潜力巨大,经过挖掘和打造,可以形成品牌、开发产业,从而走一条保护与开发良性循环的科学发展道路。

正因心中对民族文化信心满满,谈及家乡的文旅事业时,他坚持认为广西发展的聚焦点不应局限在自然山水风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文景观,特别是与爱国主义历史人物相关的遗址的发掘——在广西,从西到东,依次有西林那劳村岑氏父子故居“宣保府”、靖西旧州镇瓦氏夫人练兵的“点将台”、大新依智高抵御交趾的岜特山“侬王山寨”、抗法古战场镇南关(今友谊关)、钦州市冯子材故居和刘永福故居、灌阳江口村唐景崧故居等,它们应该成为广西文化旅游版图上的一串明珠。

细数历史上的广西,刘亚虎满怀深情,作为从壮乡走出去的学者,他迫切希望家乡拿出具有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特色的有爱国情怀的作品,发出习总书记所倡导的“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广西最强音,让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广西。



▲刘亚虎的部分著作。

个人简介:刘亚虎,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室主任。出版有《竹、木、龙、虎与精魂——南方民族族源神话阐释》(2020)、《创世的“神圣叙述”——南方民族创世神话阐释》(2018)、《神话与诗的“演述”——南方民族叙事艺术》(2006)、《多彩的世界——西部艺术》(2003)、《荒野上的祭坛——中国少数民族祭祀文化》(2000)、《南方史诗论》(1999)、《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1997)、《广西山水传说探美》(1994)等多部著作。